



司馬法直解
尉繚子直解
養正圖解

江蘇古籍出版社



尉繚子直解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提要

學經室外集卷五

尉繚子直解五卷提要

尉繚子四庫全書已著錄直解明劉寅撰寅所撰書皆名直解凡六種見林泉筆記此則六書中之一耳每篇下各有小序發明其義注中所論多精審處如注威戰篇妙勝之論云卽孫子所謂未戰而妙算勝者得算多也于受命之論云卽太公論立將之義于踰垠之論云卽太公所謂越江河渡溝塹之義寅以兵家言注兵書猶儒者之以經注經也惟于天官篇刑德之說而不用淮南子天文訓凡用太陰左前刑

右背德及兵略訓注刑謂十二辰德十日之語又將
理嵩云壻父曰婚女父曰姻而不引爾雅壻之父為
姻婦之父為婚未足為據然瑕瑜不相掩也

附錄明史焦竑列傳

焦竑字弱侯江寧人為諸生有盛名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復質疑於羅汝芳舉嘉靖四十三年鄉試下第還定向遠十四郡名士讀書崇正書院以竑為之長及定向里居復往從之萬曆十七年始以殿試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益討習國朝典章二十二年大學士陳于陸建議修國史欲竑專領其事竑遜謝乃先撰經籍志其他率無所撰館亦竟罷翰林教小內侍書者眾視為具文竑獨曰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取古奄人善惡時與論說皇長子出閭竑為講官故事講官進講罕有

問者竑講畢徐曰博學審問功用維均敷陳或未盡惟
殿下賜明問皇長子稱善然無所質難也一日竑復進
曰殿下言不易發得毋諱其誤耶解則有誤問復何誤
古人不恥下問願以為法皇長子復稱善亦竟無所問
竑乃與同列謀先啟其端適講舜典竑舉稽於衆舍己
從人為問皇長子曰稽者考也考集衆思然後舍己之
短從人之長又一日舉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長子曰
此無他即天命之謂性也時方十三齡答問無滯竑亦
竭誠啟迪嘗講次羣鳥飛鳴皇長子仰視竑報講肅立
皇長子斂容聽乃復講如初竑嘗採古儲君事可為法

戒者為養正圖說擬進之同官郭正域輩惡其不相聞
目為賈譽竑遂止竑既負重名性復疎直時事有不可
輒形之言論政府亦惡之張位尤甚二十五年主順天
鄉試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竑被劾謫福寧州
同知歲餘大計復鑄秩竑遂不出竑博極羣書自經史
至稗官雜說無不淹貫善為古文典正馴雅卓然名家
集名澹園竑所自號也講學以汝芳為宗而善定向兄
弟及李贄時頗以禪學譏之萬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
熹宗時以先朝講讀恩復官贈諭德賜祭廕子福王時
追謚文端子潤生見忠義傳

尉繚子直解卷第一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解

尉姓繚名子者後人尊而稱之也魏惠王時人按漢書藝文志云尉繚二十九篇注云六國時人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又兵家形勢尉繚三十一篇今此書只有二十四篇耳史記亦不見惠王用此人以何職觀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其不用此人也明矣况是時龐涓用事嫉賢妬能誘孫臏則其足而黥之恐此人一見惠王而

一 星經卷之三十一
即去今不可考焉

天官第一

天官蓋論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事即兵家陰陽書也。以其中有天官二字故取以名篇。天官書按綱目集覽漢武元封二年德星下引用云天官書景星者德星也是亦證焉。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
梁惠王問於尉繚子曰黃帝刑德之說可以百

戰百勝有之否乎梁惠王魏侯名瑩都大梁僭稱王者也黃帝解見問對

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

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人德以自守非所謂天官時日與陰陽向背也黃帝者盡乎人事而已矣今有城焉東西兩方攻之不能取南北兩方攻

之亦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邪此即孟子所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之義

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

然不能取之者城之高也池之深也守禦之兵器具備也資財糧穀之多積也豪傑之士同心而一謀也此即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之義

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若城卑下池狹淺守者又怯弱則必取之矣由此觀之天官時日不如盡人事而已矣

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

按天官曰背水陳為之絕紀向阪陣為之廢軍

周武王伐紂之時背濟水向山阪而為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殷商豈紂獨不得天官之陳哉二萬二千五百人蓋以革車三百輛而言共三萬人除將重車七千五百人外戰士止有二萬二千五百人也背水陣者敵在吾前水在吾後也向阪陣者敵處其高我處其下也絕紀廢軍謂陷之死地有廢絕之形無生全之勢也武王背濟水向山阪而勝紂者以有道伐無道以至仁伐至不仁以同心同德而

伐離心離德也紂雖得天官之陳何益於用哉
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
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
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
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昔春秋時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
其柄在齊柄所在處勝人言不可擊公子心曰
彗星有何知焉以彗星與之鬪者固倒而取勝
焉明日與齊戰遂大破之黃帝有曰先信之於

神聽之於鬼不若先稽我之智耳謂之天官在
盡乎人事而已

兵談第二

兵談者談論治兵之法也蓋取書中義以
名篇焉

量土地肥瘠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
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
備主於內勝備相用猶合符節無異故也

古者量度土地之肥瘠而建立邑建立城邑務

稱較地之肥瘠以城之大小稱較人之衆寡以人之衆寡稱較得粟之多少三者既相稱內可以固守其國外可以戰勝於敵戰取勝於外備主守於內勝與備迭相為用猶合符節無有殊異故也符節者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漢制以竹為之分而相合故字從竹從付如竹符英蕩符是也又有銅虎符以起兵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耳

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小不
窺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
任之

治兵者若秘藏於地若幽邃於天皆言其深漠
而無形迹也如物生於無形故開之大者不輕
窺小者不恢張明乎禁舍開塞之理民流移者
親而撫之地不可任以耕種者則任之使可耕
可種也禁謂抑其邪心舍謂釋其小過開謂啓
其生養之道塞謂杜其矯枉之風任地之法謂